

一击制胜

■欧世金 高峰峰

看重你那股不服输的劲儿。”领导说完，潘子鑫不仅没脸红，反而一听就乐了，他享受着这种被重用的感觉。

雷达车驾驶员是营长和教导员亲自挑选的。新型雷达车是个庞然大物，在全营装备车里数它最长，威风凛凛、卓尔不群，有的兵一看就被惊着了。上士佟国健，块头大、身体壮，关键是他一向胆大心细，当兵十余年，驾驶战车常年奔波在演训场上，钻深山丛林、穿城市乡村，遇到各种路况总能化险为夷。虽然没有经过特种车驾驶培训，但很快就将雷达车调教得服服帖帖。

全班战友都没让人失望，接装不到两个月时间，突然接到命令：执行演习任务。他们机动数千里，一路征战，听令即打，打完即撤，一个多月时间，他们已转换阵地16次。

当下执行的正是第17次转换阵地任务。出发前，营首长交代说，派不出人员提前为你们勘察阵地了，你们自己去吧。随后，给了一个坐标数据。一望无际的沙海，金灿灿的，如果是旅游者，那定会被深深吸引，可对于连长刘鑫磊来说，荒漠戈壁，没有明显的地形标志物，要找到阵地，难度陡然增大。坐在驾驶室里，刘连长一会儿盯着军用地图看坐标，一会儿指示车队长选择前进道路。

到达坐标点后，刘鑫磊愕然发现，这片区域是片开阔地，土质松软，不远处还有高压线，明显违背阵地勘选常识。刘鑫磊马上与营指挥所核实坐标位置。

营指挥所答复：坐标无误，你们反映的具体情况需要与上级核实。此刻，距离任务完成时限越来越近。刘鑫磊越着急起来。

思考片刻，刘鑫磊拿出望远镜爬上小山坡，一番观察，发现大约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片区域，地形符合阵地配置。“你们原地待命，我到前面去看看。”刘鑫磊带着雷达操作员和另外4名战士早起“床”了。说是“床”，也就是战车的驾驶室和装备方舱，真正体现了“人剑合一”。

群指挥所的命令是头天下达的，要求刘鑫磊率雷达班于次日14点前机动至某阵地，之后原地待命。接到命令，他们有些兴奋、紧张。此前他们已在蒸笼一样酷热的沙漠中折腾了一天，这样一个出发前的短暂休整，按说倒头就能入梦，但他们都没有睡踏实。

某阵地在90公里之外，此行意味着他们将独立作战，处于全营最前哨位置。崭新的装备、陌生的地域，还有未知的作战任务，突然压在几位年轻人稚嫩的肩上。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4岁，最大的是连长，也仅有29岁，一个多月前刚上任。

大漠浩瀚无垠，让6颗年轻的心既渴望飞翔，又带着些许茫然：未来几天将迎来什么样的战斗？

一

借着头灯闪烁的微光撤收完装备，他们匆忙塞了几口饭，便驱车向大漠深处进发。通信车开道，电源车断后，中间护卫的是重型装备——目标指示雷达车，长达二三十米，重达数十吨。

坐在雷达车里的排长潘子鑫，对这套宝贝有着特殊感情。他带几名战士先到生产厂家后到军队院校，与这套宝贝日夜相伴4个多月，基本摸清了它的脾气秉性。潘子鑫是被精心挑选去的。他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，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。2019年毕业分配到该部，刚开始担任通信排长，专业对口，适应部队情况快。连队接装新型雷达，他被临时调整学习新的专业。刚开始有些不乐意，怕丢了在校学习的专业知识，但回头一想，军人哪能挑肥拣瘦，叫干啥就干啥呗。一位领导好像看出了他的小心思，说：“这个宝贝疙瘩交给你，就是

演训中，他跑前跑后，啥活都抢着干，没有听到他喊一声累。

吃苦受累，对军人来说是家常便饭，并不是难事。作战命令迟迟不到，才让他们揪心难耐。军人的待命，不是稍息休息，而是准备准备再准备，以期最后一击制胜。

6位年轻官兵，都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重大的演习。他们知道，这些天，他们周围的天上地上，各路群雄在斗智斗勇，千军万马在拼杀缠斗，不知哪一刻，他们会突然接到命令投入战斗。排长潘子鑫多次说：“这么先进的装备，不能砸在自己手里！”对于新装备的操作，那些程序和动作，在他们的脑子里和手中不知重复了多少遍，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，但还是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记不清是第几次转移阵地后的演练中，当时尽管每个人精神都高度紧张，还是在捕捉目标时出了疏漏：一架被导弹击中“的敌机”没有在系统里及时删除，导致目标重复上报。虽然上级没有过多批评，但他们都惊出一身冷汗，如果是实战，这样的失误将是致命的。

刘鑫磊首先做了自我检查，承担了主要责任。他说，大意了，骄傲了，是出现失误的主要原因。此次离开营区千里机动，刚到演训场，他们就配合兄弟单位参加了一场演练，目标捕捉快速、跟踪稳定，首次亮相，凯旋而归。他们有些飘飘然，心想新装备也就那么一回事儿，玩起来并没有多高深。

高挑白净的刘连长虽然年轻，但他经历丰富，排长岗位上学过2个专业，当副连长时代理过连长，还作为作战参谋参加了大项演习。今年原本他也要全程参加装备学习，但在押运雷达的火车闷罐里，接到营里通知：装备送达后，立即回营负责连队军事工作。虽然“科班”没上成，刘鑫磊依旧是全连最懂雷达的人之一。他和大家玩得也不错，战士们爱踢球，他每次都主动当守门员，无论大家踢得多使劲，很少有人能破他的门。对于这位指技合一、作风硬朗的连长，战士们打心底里佩服。

成功让人自信，失误使人清醒。这一次，刘连长和战友们摔了一跤明了一理：胜敌先胜己，畏敌、轻敌，等于自我缴械，不战而降。

待命的几天时间里，这个战斗小组保持着静默状态，每天只需完成例行性联网训练。早晨四五点钟就开始忙活，检查装备，调试语音通信线路，其余时间组织模拟想定训练，训练搜索发现目标的能力，让装备适应周围环境，做好接受任务的万全准备。

训练间隙，反思会在战车里进行。他们想到了老营长岳振华对敌情的高度敏感。刘鑫磊讲起了那个细节：1959年10月5日18时，国庆十周年防空作战战备期解除，官兵本来可以放假休息了。10月7日一大早，连队请示安排战士到机场澡堂洗澡，营长岳振华看天气不错，判断敌机可能会来，于是要求全营官兵一律不准离开营区、不准洗澡、不准到商店买东西、不准到沟去抓鱼。果然，当天10时03分，部队收到敌情通报，立即投入战斗，12时04分，一举将美蒋侦察机击落。

通信班班长宋德航对装备故障排除看得很重，他说：同样是这一仗，前一天晚上，一连检查装备时，发现制导雷达装备有故障。有的官兵提出，反正战备期已解除，第二天上午再排除故障也没关系，但岳营长坚持：“不排除故障不要睡觉。”一连官兵连夜奋战8个小时，故障终于排除。仅仅3个小时后，这套装备就投入了战斗。2020年，宋德航等几位官兵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创作了话剧，获评空军“强军风采、追梦天空”群众性文化活动二等奖。

作为通信车司机兼数据采集员，程万里在装备架架完完后，还对演练过程

进行拍摄记录，后期通过视频分析验证训练成果。别看他入伍只有6年时间，却参加过两次大阅兵，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中，被列入“战旗方队”“英雄营”战旗的擎旗手候选人之一。2020年，程万里放弃了已经熟练掌握的报务专业，申请从头学雷达原理，经过半年时间勤学苦练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雷达操纵员。他说：入伍第一堂课，首长们讲传承红色基因，我想的是要如何续写红色基因。

红色故事是老的，已经传扬了几十年；它又是新的，对今天的官兵依然是丰富的营养剂。

四

命令突然下达是在9月6日早上。各就各位，每一个人的神经骤然绷紧，关键时刻到了！他们1个多月时间的野外驻训和5天的待命成效，将在一个多小时之内得到检验。

瞬间，雷达屏幕上出现多批目标，整个显示屏上密密麻麻都是目标点迹。有的目标在跟踪过程中突然消失，右手边是排长潘子鑫，左手边是雷达技训安广辉，他俩一手操作键盘，一手控制鼠标，双眼紧紧盯着屏幕上变化的目标信息，生怕有一丝一毫疏漏。有时目标批次太多，手速跟不上眼睛，刘鑫磊便在一边着急地提醒：“稳住，稳住！”他们身后，战士程万里拿着相机，记录操作场景。

“发现目标，稳定跟踪。”潘子鑫报告。目标在雷达显示屏跟踪窗中是一个红色的点状物。随着拦截导弹的发射，跟踪窗上出现了两个“小点”向目标飞去，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远，大家的心被提到了嗓子眼儿上。当两个“小点”和目标相遇后，跟踪窗变成了一片红色。

“是不是打中了？”刘鑫磊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。潘子鑫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看图像现象，是打中了。”短暂的兴奋后，雷达舱内恢复了平静，大家焦急地等待着结果，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。直到语音调度内传来营长的声音：“耗弹两发，消灭目标！”

刘鑫磊和战友们击掌欢庆，但还不到喘息的时候，他们离开操作席，立即开始撤收装备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干净利落地转移阵地，再度消失在漫天黄沙里。

战车行进途中，刘鑫磊向营指挥所简要报告了完成任务情况，同时请示下一个任务，收到的回复仍然是两个字：待命。

待命、受命、奔命、复命，再待命……官兵们在这样一次次循环往复的练习中，逐渐成长成熟，被打磨成英勇善战的钢铁战士。

五

2022年春，笔者在空军“英雄营”采访期间，看见营部食堂前有一块“重要事项公示栏”。凑近一瞧，上面写着2021年度全营表彰奖励名单。雷达操纵班荣立集体三等功；连长刘鑫磊被评为“四有”优秀军官。潘子鑫、宋德航被评为演习先进个人。亲历过此次演习的营教导员袁天蛟说，潘子鑫去年底已由排长晋升为副连长。

感念 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30多年前的一个傍晚，一名穿着一身崭新军装的青年人，怀着父老乡亲的牵挂和希望，从辽西边地的小山村走出来。他要走上十多里的山路，才能到镇里的火车站。

离村子不远处有一道山梁，站在最高处就能将村庄尽收眼底。第一次出远门，青年人本想转过身来看一眼生活了18年的村子，他的眼里也变得雾蒙蒙了。可他又想起来什么，就用手使劲地拍了拍左边的上衣兜。当缝在衬衣兜里的一枚红星在他肉上露出印痕时，说来也怪，他仿佛得了一股神奇的力量，便头也不回地一直往前走。这个青年人便是当年的我。

小时候的念头，就像落入泥土里的种子，总会生长起来的。我想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的愿望，是在一个严寒的夜晚产生的，当时我只有7岁。

那晚，村里放映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，潘冬子成了我心中的偶像。往年过年时，我总是哭着要鞭炮，这次过年我向父亲说，只想要一颗红星。

那年，父亲果真给我买了一颗红星。我把它小心地捧在手心里，白天看不够，晚上还要握着红星睡去。

大年三十那天，我才求母亲将红星缝在棉帽子上。我戴上棉帽出门时，大人们都说我像个小战士。我一脸自豪地嚷嚷道：“我长大了要当兵！”过了初六，我怕帽子上的红星时间久了没有刚买时新鲜，便将它取下来，用纸包裹好放进我的小书箱里。只有在太想看它时，我才拿出来捧在手里端详一会儿，然后立马又仔细地包好放回原处。

一晃我高中毕业了，是该实现儿时愿望的时候了。不过，能当上兵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村里只分到一个名额，而跟我年纪差不多的青年人就有六七个呢。征兵干部来家访时，我特意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红星拿给接兵干部看。

就是在去部队的头天晚上，我将红星缝在了衬衣左面的兜里，想让它见证我在从军之路上的成长。

在新兵班开第一个班会时，班长让每个人都讲讲为什么来当兵的。我把那颗红星展示出来，说道：“从小就喜欢那首《红星歌》，‘红星闪闪放光彩，红星灿灿暖胸怀，跟着毛主席跟着党，闪闪的红星传万代’。今后，我要服从命令、听从指挥，平时苦练本领，上战场杀敌立功。”班长勉励我说：“你的思想基础很好，对当兵的认识也很到位，照你说的坚持做下去准错不了。”

新兵生活结束时，我的军帽上终于

红星灿灿暖胸怀

■郭光

有了颗真正的“红星”！我望着帽徽，就像端详当年父亲给我买回来的那颗红星一样，怎么看也看不够。

新兵下连队后，我成了一名步兵。在当兵的第一年里，我每天脚蹬劲儿地练，年终考核取得了优秀的的成绩。总结会上，连长点名让我讲讲成绩是如何取得的。我说：“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像潘冬子那样的战士，如愿以偿了，肯定会在红星的照耀下争当精兵的！”

后来，我考入军校，毕业后从步兵连排长干起。遇到困难或取得成绩时，我都会取出红星，只要看上一会儿，浑身又有了新的力量。由于年头太久了，那枚红星褪色不少。每当把它捧在手心时，仍觉得它还像当年那样鲜红鲜红的。

如今，我已是名副其实的老兵了。虽然没有做出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我将满腔热忱与全部力量投入到每一次任务中去，没有虚度年华，没有碌碌无为地混日子。将来，我还会在红星的照耀下努力地发着一个老兵的光，奉献着一个老兵的热。

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

我邀请每一个声音能直达心灵的人们一起唱出心里热血沸腾的声音，让动人音符在每一片花瓣上跳跃，每一片花瓣都如少女浮现幸福的笑容，我爱你，中国！

春天的歌唱

■程文胜

春天，百花在百鸟争鸣中盛开沐浴春风的人，亮开嗓子唱支歌吧，让动人音符在每一片花瓣上跳跃，看花瓣如少女浮现幸福的笑容，我爱你，中国！

我邀请每一个声音都结晶思想的歌者，每一个声音都渗透真情的人，一起唱出劳动号子一样步履铿锵的声音，一条大河稻香两岸宽阔无边的声音，谁不说俺家乡好的骄傲声音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自信声音，我爱你，中国！

多想听，这样舒扬的胜利的嘹亮的金色歌声，多想听，这韵味不同而音律和谐的春天交响，多想紧贴能发出这天籁之音的胸膛，聆听一颗颗赤子之心澎湃的跳动，我当然知道，这些声音遥远而真切，没有澎湃的心跳，不能支撑那刚柔相济的气息，没有深厚的气息，又怎能发出响彻世纪的高唱。

我要和神仙湾的哨兵，在喀喇昆仑之巔歌唱，让离太阳最近的声音，闪烁金色太阳的光辉，我要和礁盘上的水兵，在南海前哨歌唱，让海水浸泡的音符

回荡万里海疆的浪涛涛声，我要和三位刚从太空归来的勇士歌唱，让凯旋的喜悦引爆亿万人内心的欢喜，我要和天南地北的父老乡亲歌唱，让五彩缤纷的方寸，汇成最温暖最真挚的祝愿。

雨后的蔷薇

■陆辰琦

微风拂过，夕阳给家门口的野蔷薇镀上一层金黄，又送来阵阵清香。屋内，外婆正伴着这抹香为我们包饺子。一张饺子皮在她手中飞舞、转动，又落下，如同野蔷薇的花瓣，在风中舞动，最后尘埃落定。外婆的嘴角总是微微上扬的，带着她从容的自信，也如墙外的蔷薇花，立在晚风中，淡然且温和。她有一个习惯，就是饺子包完的时候，她会从窗外折下一两朵蔷薇，放在饺子上，白面饺子这时变成了一幅水彩画。

这墙外，原是没有蔷薇花的，不知哪一天，和畅的春风，将蔷薇的种子带到了这里，它便扎了根。有一天晚上，风雨如晦。外婆躺在床上倚靠着枕头，对我说：“孩子，帮外婆去摘一朵花儿吧。”我说：“外婆，这么大的风雨，哪儿还有花儿呀？”外婆回答：“去吧，会有的。”我走到院子里，泥土气息中，竟还有一抹花香，淡淡的。我仔细一看，噢，风雨中还真的有几朵蔷薇花儿在。

我回到屋里，外婆接过蔷薇花，别在我的耳边，然后为我顺了顺头发，像是对我的期待。我发现，皱纹已布满了她的脸，银丝也爬遍了她的头。外婆笑起来，像那布满年轮、充满故事的老树，那纹路一圈圈记着她的人生。她对我说：“孩子，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才会发现生命的顽强。真正的勇士，是不会被风雨击垮的。”那一刻，她的眼中映着我头上的蔷薇花，也记录着她给我的感动。



长风破浪会有时(中国画)

于光明作



文学
作品

长征

第5451期